

集部

紫微集卷三十二

宋　張嵲　撰

記

觀音記

傳言山川之神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古之所以弭水旱者如此及後世佛法入中國以大慈悲閔仁一切凡衆生之罹病疾苦惱者莫不頼以振除濟渡則如歲之

清遠常移日留不忍去意必有隱君子作為臺觀收羅雅致以供寓目訪諸耆老咸云去此跬步閶公之華宗子明有閣曰環勝特為雄麗子明不禄閣燼宼火其子欽中因舊規撫礎甃不易輪奐逾前日與賢雅徜徉其間予方之官武林不暇謁之粤三年季舅以書來道欽中意欲誌其再事營葺之由予承渭陽命且欽中宗人也義不當辭謹為之言曰天下之尤物足以移人人不為物尤亦足以移物一拳之石一泓之泉尚能膏肓長

徃況環羣峰注大川竒態偉狀朝睇夕覽知景象之為勝而不知所以自克者多矣此移於物故也若夫申伯挹喬嵩之靈燕公得江山之助登崆峒探禹穴以資史豪浮沅湘游雲夢以賦騷雅是皆移天下之尤物而聚於胷中其大足以自表著以勲業顯于時其次發為文章歌詩以光簡策如行義操守則顔氏之克己此非特不為物移而自勝莫大于是欽中賢者能飭子弟為彬彬雅士予敢不以此告之如其溪山之勝備見于吳永

州之舊記茲不重陳紹興十有六年二月二十有一日記

處州龍泉西山集福教院佛經藏記

佛之道其妙至于不容言說而世俗之所知者不過於誘人以行善遠罪而已是亦可以佐教化於天下雖其威儀禮法不與華同非儒者之所與然猶未有甚害也為其徒者能奉其師之教則其服用必薄以惡其動作必勞以勤持其戒律必獨居而若有所畏其資身之物

必乞匃取足而無餘儲是以凡齊民之去為浮屠者自非天資刻苦而淡薄自甘者未有棄父母捐妻子而樂為之者也逮近世佛之教日以弊於是其徒狡焉者始誣其師而倡為天堂地獄之説以誘脅世俗乃大其屋廬美其飲食豐其器用衆其給使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無力役之勞朝夕而遨嬉於是蠹財用傷教化而齊民始病矣是以儒者至欲人其人火其廬者有以也此院之建始於唐某年是歲盜發浙東郡邑率被害而慈邑

必乞匃取足而無餘儲是以凡齊民之去為浮屠者自非天資刻苦而淡薄自甘者未有棄父母捐妻子而樂為之者也逮近世佛之教日以弊於是其徒狡焉者始誑其師而倡為天堂地獄之說以誘脅世俗乃大其屋廬美其飲食豐其器用衆其給使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無力役之勞朝夕而遨嬉於是蠹財用傷教化而齊民始病矣是以儒者至欲人其人火其廬者有以也此院之建始於唐某年是歲盜發浙東郡邑率被害而慈邑

劉勰作辨騷以謂班固謂屈原為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縣圃非經義所載予以左氏參校離騷經及天問羿澆二姚事與左氏不合者及讀班固離騷傳序謂孝武博覽古今淮南王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垢之外皭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二姚有娀佚女皆以所識有增

損然未得其正也故愽采經書傳記以為之解自此以上固皆統論淮南王安叙離騷傳有與經義不合者爾非謂屈原也兼亦無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之文而緦考不精遂謂班孟堅謂屈平離騷不合於左氏則其失也不待辨而可了矣或曰今王逸所注皆引左氏以釋離騷曷為無向之不合者葢淮南作傳之時皆以所識有所增損所以廣異聞也如汲冢竹書紀年之類爾後人以其與左氏乖刺遂削去之所以不見於世也惜哉

讀淮南子

淮南子文甚類荀子而引義推類則新序説苑之流其閒事實可用者甚衆晉魏以後諸人頗采取之藉使不合於經猶當廣異聞也竊獨悲八公者深博識事如此而不能脫王安於禍豈不能用其言耶將斯路之信難不可以智免也韓文有曰髮櫛而苗𡡉之蓋出於此然𡡉作𡡉乃傳寫之誤當以韓文為正亂來余求是書十五年至壬戌冬從蘇仁仲借得之始獲抄覽余憫古書

州之舊記茲不重陳紹興十有六年二月二十有一日記

處州龍泉西山集福教院佛經藏記

佛之道其妙至于不容言説而世俗之所知者不過於誘人以行善遠罪而已是亦可以佐教化於天下雖其威儀禮法不與華同非儒者之所與然猶未有甚害也為其徒者能奉其師之教則其服用必薄以惡其動作必勞以勤持其戒律必獨居而若有所畏其資身之物

清遠常移日留不忍去意必有隱君子作為臺觀收羅雅致以供寓目訪諸耆老咸云去此跬步閭公之華宗子明有閣曰環勝特為雄麗子明不禄閣燼冦火其子欽中因舊規橅礎甃不易輪奐逾前日與賢雅徜徉其間予方之官武林不暇謁之粤三年季舅以書來道欽中意欲誌其再事營葺之由予承渭陽命且欽中宗人也義不當辭謹為之言曰天下之尤物足以移人人不為物尤亦足以移物一拳之石一泓之泉尚能膏肓長

獨免於是邑人始創為佛祠距大宋之宣和二年益若干歲矣方臘又寇浙東處州六邑而五邑被兵茲邑又獨無事方寇之盛也主僧某人率邑人誦觀音大士名號冀以免於難寇退因諷邑人以為為善之報遂相與施錢而新之凡為屋若干間而宏侈於其舊既又儲大木數千章將為經藏會建炎初連有寇攘不果作紹興十四年始鳩工而為之落成於明年之秋凡用錢若干土木之崇高像設之雕鏤經帙之整潔遂甲於境內焉

淮海人周靈運嘗往來是邑見其興作始末因為其僧屬余為記余以為玆院之始建與再新之由皆以免於盜賊之虞邑人覩為善之利而為之及近歲隣邑之罹於兵火者葢犬牙相入而獨玆邑又無恙豈真獲為善之報耶將觀音大士之陰相之也審如此則天下之遭兵禍者十八九豈皆不如玆邑之力於為善耶菩薩大士之無心於世間豈獨私於是邑哉是二者求其說而不可得亦姑勉於為善斯已矣彼其父兄既以數脱於

難自喜而益勵則為之子若孫者慕前人而慮後患將敢怠而廢乎是使邑人之趨於善無已也是亦可以佐教化於天下初僧某再新是院先得某人兄弟以為之率經藏之役則某人之妻某氏實為檀越之首云年月日記

襄陽府重修州學記

襄陽自兵火廢亂邑屋蕩為虵豕之囿重以吏治不良民俗蠧壞禮義科旨之事不復聞耳矣紹興十二年九

月詔書下諸郡修學宮於是權知府事淮安蔡南公念
兹邦學校久廢即徼以承命因學故基以是某月某甲
子庀徒興作於某月某甲子告成為屋若干楹凡學之
所宜有畢具中為殿以奉先聖十哲繪從事之賢於兩
廡下屋皆因俗以竹為瓦獨殿宇土木雄傑視承平所
為無甚愧嚴先聖之居不敢視陋也材物用度一皆省
嗇諸用而取其餘又會歲饑僦民之無食業者厚其直
而用其力故自始至終人不知有役事焉學成以其役

難自喜而益勵則為之子若孫者慕前人而虞後患將敢怠而廢乎是使邑人之趨於善無已也是亦可以佐教化於天下初僧某再新是院先得某人兄弟以為之率經藏之役則某人之妻某氏實為檀越之首云年月日記

襄陽府重修州學記

襄陽自兵火廢亂邑屋蕩為虵豕之圃重以吏治不良民俗蠹壞禮義科旨之事不復聞耳矣紹興十二年九

獨免於是邑人始創為佛祠距大宋之宣和二年葢若干歲矣方臘又冦浙東處州六邑而五邑被兵茲邑又獨無事方冦之盛也主僧某人率邑人誦觀音大士名號冀以免於難冦退因諷邑人以為為善之報遂相與施錢而新之凡為屋若干間而宏侈於其舊既又儲大木數千章將為經藏會建炎初連有冦擾不果作紹興十四年始鳩工而為之落成於明年之秋凡用錢若干土木之崇高像設之雕鏤經帙之整潔遂甲於境内焉

之餘營廪稍以食學者既乃以圖上於朝請復教授員有詔許之遂以書走嘉禾屬余為記按襄陽屬荆豫之地在漢隸南陽郡其人物之美處士之節見於傳記者甚衆而又嘗為羊叔子杜元凱經緯其民風流猶未泯也且承本朝累聖之德薰陶仁義之統其民俗之善固宜中更兵火盜賊之厄向時遺風餘烈耗矣悲夫後生所見非兵戈殺伐之業則奪攘背誕之事也今復風之以學校習之以禮遜春秋時祀使州閭子弟得觀俎豆

之盛識鄉飲之儀固可使父老感激而出涕暴戾愧悔而遷善矣今又拔取州之秀民羣聚而教之擇其德齒可屬衆者為之表率使之出則修之學入則修之家鄰里親戚希冀慕仰則雖有暴桀子弟猶將變而之善也或以為江漢之民久不率一旦駈而從教其難乎是將不然昔潁川之民趙廣漢治之則尚告訐韓延壽治之則興禮遜夫彼豈有異民哉猶之水與顧所以導之何如耳如兹固無疑也余少入郡庠中遭喪亂去鄉里往

時遊射處尚皆識之今侵尋老矣他日歸從衆賔之後觀鄉射之禮於學退而詢於閭井必有犇然興道而遷義者則其風化之所自可以考而知也南公其先洛陽人故參知政事文忠公之姪曾孫遷居淮安今再世矣昔常往來襄漢閒習熟其士大夫視之不異鄉里初以京西轉運判官權知府事至則恵卹其民不忍以法繩之二年而後去者歸居者樂於是朝廷采其治狀於某年某月詔以為直秘閣且正方面之任焉夫為吏一用

恩信不尚苛察固善矣而又能慕古教化以接邦人於道是其可稱也南公既與予遊舊且為鄉里載述盛事義不得辭紹興十四年六月初四日記

雜著

救弊

嗚呼先聖賢人之能以道詔天下者非言莫載言之所以傳後世者非經傳簡策莫考後世之人自天子而達於庶士欲以求聖賢之道而措於大中之理者非學莫

恩信不尚苛察固善矣而又能慕古教化以接邦人於道是其可稱也南公既與予遊舊且為鄉里載述盛事義不得辭紹興十四年六月初四日記

雜著

救弊

嗚呼先聖賢人之能以道詔天下者非言莫載言之所以傳後世者非經傳簡策莫考後世之人自天子而達於庶士欲以求聖賢之道而措於大中之理者非學莫

之盛識鄉飲之儀固可使父老感激而出涕暴戾愧悔而遷善矣今又拔取州之秀民羣聚而教之擇其德齒可厲衆者為之表率使之出則修之學入則修之家鄰里親戚希冀慕仰則雖有暴桀子弟猶將變而之善也或以為江漢之民久不率一旦駈而從教其難乎是將不然昔潁川之民趙廣漢治之則尚告訐韓延壽治之則興禮遜夫彼豈有異民哉猶之水與顧所以導之何如耳如玆固無疑也余少入郡庠中遭喪亂去鄉里往

時遊射處尚皆識之今侵尋老矣他日歸從衆賔之後觀鄉射之禮於學退而詢於閭井必有犁然興道而遷義者則其風化之所自可以考而知也南公其先洛陽人故參知政事文忠公之姪曾孫遷居淮安今再世矣昔常往來襄漢閒習熟其士大夫視之不異鄉里初以京西轉運判官權知府事至則恵卹其民不忍以法繩之二年而後去者歸居者樂於是朝廷采其治狀於某年某月詔以為直秘閣且正方面之任焉夫為吏一用

之餘營廩稍以食學者既乃以圖上於朝請復教授員有詔許之遂以書走嘉禾屬余為記按襄陽屬荆豫之地在漢隷南陽郡其人物之美處士之節見於傳記者甚衆而又嘗為羊叔子杜元凱經緯其民風流猶未泯也且承本朝累聖之德薫陶仁義之統其民俗之善固宜中更兵火盜賊之厄向時遺風餘烈耗矣悲夫後生所見非兵戈殺伐之業則奪攘背誕之事也今復風之以學校習之以禮遜春秋時祀使州閭子弟得覿俎豆

能入學之不可以已也久矣魯昭公十八年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曰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茍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至二十三年景王崩子朝爭立召氏毛氏奉子朝以逐王猛成周大亂終於悼王失位而崩敬王奔走不能保其社稷諸侯助之僅以復位王室之亂者十有八年昭公二十九年誅子朝之黨傳稱京師殺召

伯盈尹氏因及周原伯魯之子其書曰原伯魯之子者杜預以謂終不說學葢先儒深疾之意也夫天下之亂風俗之壞未始不由於君子不能正身以儀下而反淪胥以敗者也故下之人倡為是說而大人不能正既見己之不學而亦能在髙位也又見當時之人不學者衆而措之於治未有覆亡顛隕之禍也故以為無學不害反是其語而以身徇之其所以致大亂者職此之由也夫不學而致亂者猶之可耳既以不學而致亂亂而滋

以學為非者其患又甚焉若不救其弊而拯其溺則後將為鬼為蜮不可復振矣本朝之所以致敗亂者固不一塗要之法度亂而綱紀廢人才蔑而聖言亡皆不學之過也世之愚夫愚婦徒見興學校三十年服儒衣冠者滿天下上之公卿大夫下之百執事之列皆由此塗出以為儒者之盛古未有也而終於廟社淪亡海宇震蕩民人塗炭故循其外而責之曰是儒者之禍天下也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億兆之人莫不謂然次及朝廷

之公卿大臣已既不學而不知先賢人之道真可以已
亂而致治如稼而穫如蠶而績之可必也初不能以是
折天下之言而反比於愚夫愚婦閭閻里巷之說而遽
以口承之亦曰亂天下者吾儒也痛哉夫所謂儒者學
先聖之道明諸子百家之言達古今理亂成敗之事措
之於治則君昏能正之國亂能理之四夷不服能賓之
風俗敗壞能美之節義不修能立之軍旅不振能激之
夫是之謂儒不知前日之大臣號為儒者能如是而致

之公卿大臣已既不學而不知先賢人之道真可以已亂而致治如稼而穫如蠶而績之可必也初不能以是折天下之言而反比於愚夫愚婦閭閻里巷之説而遽以口承之亦曰亂天下者吾儒也痛哉夫所謂儒者學先聖之道明諸子百家之言達古今理亂成敗之事措之於治則君昏能正之國亂能理之四夷不服能賔之風俗敗壞能美之節義不修能立之軍旅不振能激之夫是之謂儒不知前日之大臣號為儒者能如是而致

伯盈尹氏因及周原伯魯之子其書曰原伯魯之子者杜預以謂終不說學蓋先儒深疾之意也夫天下之亂風俗之壞未始不由於君子不能正身以儀下而反淪胥以敗者也故下之人倡為是說而大人不能正既見已之不學而亦能在髙位也又見當時之人不學者衆而措之於治未有覆亡顛隕之禍也故以為無學不害反是其語而以身徇之其所以致大亂者職此之由也夫不學而致亂者猶之可耳既以不學而致亂亂而滋

以學爲非者其患又甚焉若不救其弊而拯其溺則後將爲鬼爲蜮不可復振矣本朝之所以致敗亂者固不一塗要之法度亂而綱紀廢人才蔑而聖言亡皆不學之過也世之愚夫愚婦徒見興學校三十年服儒衣冠者滿天下上之公卿大夫下之百執事之列皆由此塗出以爲儒者之盛古未有也而終於廟社淪亡海宇震蕩民人塗炭故循其外而責之曰是儒者之禍天下也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億兆之人莫不謂然次及朝廷

能入學之不可以已也久矣魯昭公十八年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曰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至二十三年景王崩子朝爭立召氏毛氏奉子朝以逐王猛成周大亂終於悼王失位而崩敬王奔走不能保其社稷諸侯助之僅以復位王室之亂者十有八年昭公二十九年誅子朝之黨傳稱京師殺召

亂乎將不能而致亂乎其曰不能而致亂則是所用非儒也用非儒而致亂而儒反得罪則是饑食烏喙而致病反屏稻粱而不御也不亦惑甚矣乎嗚呼本朝自三十年來未嘗有儒而用之也其羣萃而養之者率不學之人爾人各占一經苟能通王氏說則足以取科第甚者於王氏說亦不能通徒剽賊人語苟能為所謂大義者亦足以升名於禮部此曹一旦入仕其狡焉者則急日月犯風雨以數干公卿之門冒没諂諛以取顯美其

碌碌者則沉州縣以簿書期會為急其於聖人大中致理之道古今成敗之務未嘗聞於耳而著於心也何者所以養之非其道也自朝廷號為以經術取士以來人皆高談陰陽性命之說以誑惑聾瞽而不知聖人之術乃所以為治國平天下之要而徒事空言以為大夫何切於事理哉夫古之能明經術者莫若漢儒如賈生之明治體晁錯之通術數公孫弘以儒雅輔治雋不疑以春秋拒姦司馬遷修史記以正褒貶劉子政推災異以

闢王氏類皆有益於世者豈若後代徒事空言者哉學如數子可謂無媿矣措之於天下國家可以致治平必矣審如此則聖人之道與夫後之學爲是者果何負於天下哉而罪之也今夫經傳子史百家言無非仁義禮智信之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善惡成敗禍福治亂之迹可以勸戒於後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至於漢唐之世所以爲治不過於此今若舍是而不學以謂不足已亂而致治而曰我惟軍旅戰鬬之爲

務是専欲以力服天下也紂之百克而卒無後項羽七十餘戰皆勝而卒死東城設能如是猶不足以致治况又不能不亦可笑矣乎或曰今兹上之人未必不訛學而罷儒特以兵革未息故先其所急也嗚呼是聖人之道無益戰陳軍旅之事耶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與夫郟谷之會武子之臺所以折齊侯不得施無禮於魯却費人不得致難於君者為何如哉傳曰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又曰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

務是專欲以力服天下也紂之百克而卒無後項羽七十餘戰皆勝而卒死東城設能如是猶不足以致治況又不能不亦可笑矣乎或曰今茲上之人未必不訛學而罷儒特以兵革未息故先其所急也嗚呼是聖人之道無益戰陳軍旅之事耶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與夫郏谷之會武子之臺所以折齊侯不得施無禮於魯却費人不得致難於君者為何如哉傳曰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又曰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

碌碌者則沉州縣以簿書期會為急其於聖人大中致理之道古今成敗之務未嘗聞於耳而著於心也何者所以養之非其道也自朝廷號為以經術取士以來人皆高談陰陽性命之說以誑惑聾瞽而不知聖人之術乃所以為治國平天下之要而徒事空言以為大夫何切於事理哉夫古之能明經術者莫若漢儒如賈生之明治體晁錯之通術數公孫弘以儒雅輔治雋不疑以春秋拒姦司馬遷修史記以正褒貶劉子政推災異以

闢王氏類皆有益於世者豈若後代徒事空言者哉學如數子可謂無媿矣措之於天下國家可以致治平必矣審如此則聖人之道與夫後之學爲是者果何負於天下哉而罪之也今夫經傳子史百家言無非仁義禮智信之説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善惡成敗禍福治亂之迹可以勸戒於後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至於漢唐之世所以爲治不過於此今若舍是而不學以謂不足已亂而致治而曰我惟軍旅戰鬬之爲

亂乎將不能而致亂乎其曰不能而致亂則是所用非儒也用非儒而致亂而儒反得罪則是饑食烏喙而致病反屏稻粱而不御也不亦惑甚矣乎嗚呼本朝自三十年來未嘗有儒而用之也其羣萃而養之者率不學之人爾人各占一經茍能通王氏說則足以取科第甚者於王氏說亦不能通徒剽賊人語茍能為所謂大義者亦足以升名於禮部此曹一旦入仕其狡焉者則急日月犯風雨以數干公卿之門冒沒諂諛以取顯美其

夫所謂禮樂慈愛之事不既具於聖人之經乎晉文公之教其民必示之義示之禮示之信而後為可用則所謂義信與禮不既具於聖人之典籍乎不特惟是自古名卿才大夫所以經緯其國折敵人之衝整軍而經武者與夫良將壯士之所以殺敵致果保大定功者不既具於歷代國史與夫諸子百家之說者乎若此之類皆非不學者之所能究也今人之言曰我惟兵書之知今之所謂兵書者不過七書耳而不知自六經已降及百

家諸子之言其言戰陳軍旅之事也悉矣何獨七書云乎哉為是語者是又不通之過也余大懼不學非儒之説僈漫於天下使後生之士久而無以取正是以敢私論著之以告於知者以號於天下以徹於上人之聽庶無蹈周原伯魯之禍

讀管子

余讀管子然後知莊生鼂錯董生之語時出於管子也不獨此耳凡漢書語之雅馴者率多本管子管子天下

之奇文也所以著見於天下後世者豈徒其功烈哉及讀心術白心上下内業諸篇則未嘗不廢書而歎益知其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摶咸作貣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為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為澤恩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既雅奥難句而為

之注者復謬於訓詁益使後人疑誤不能究知世傳房元齡所註恐非是予求管子書乆矣紹興己未乃從人借得之伏而讀者累月始頗究知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尚十二三用上下文義及參以經史訓詁頗爲是正其訛謬疑者表而發之其所未解者置之不敢以意穿鑿也既又取其間與於理切於務者抄而藏於家將得善本而卒業焉

之注者復謬於訓詁益使後人疑誤不能究知世傳房元齡所註恐非是予求管子書久矣紹興己未乃從人借得之伏而讀者累月始頗究知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尚十二三用上下文義及參以經史訓詁頗為是正其訛謬疑者表而發之其所未解者置之不敢以意穿鑿也既又取其間與於理切於務者抄而藏於家將得善本而卒業焉

證辨騷

家諸子之言其言戰陳軍旅之事也悉矣何獨七書云乎哉為是語者是又不通之過也余大懼不學非儒之説僵漫於天下使後生之士久而無以取正是以敢私論著之以告於知者以號於天下以徹於上人之聽庶無蹈周原伯魯之禍

讀管子

余讀管子然後知莊生鼂錯董生之語時出於管子也不獨此耳凡漢書語之雅馴者率多本管子管子天下

之奇文也所以著見於天下後世者豈徒其功烈哉及讀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篇則未嘗不廢書而歎益知其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管子書多古字如専作搏忒作貣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為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為澤恩之命甚陋不可偏舉書既雅奥難句而為

夫所謂禮樂慈愛之事不既具於聖人之經乎晉文公之教其民必示之義示之禮示之信而後為可用則所謂義信與禮不既具於聖人之典籍乎不特惟是自古名卿才大夫所以經緯其國折敵人之衝整軍而經武者與夫良將壯士之所以殺敵致果保大定功者不既具於歷代國史與夫諸子百家之説者乎若此之類皆非不學者之所能究也今人之言曰我惟兵書之知今之所謂兵書者不過七書耳而不知自六經已降及百

劉勰作辨騷以謂班固謂屈原為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縣圃非經義所載予以左氏參校離騷經及天問羿澆二姚事與左氏不合者及讀班固離騷傳序謂孝武博覽古今淮南王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垢之外皭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二姚有娀佚女皆以所識有增

損然未得其正也故慱采經書傳記以爲之解自此以上固皆統論淮南王安叙離騷傳有與經義不合者爾非謂屈原也兼亦無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之文而勰考不精遂謂班孟堅謂屈平離騷不合於左氏則其失也不待辨而可了矣或曰今王逸所注皆引左氏以釋離騷曷爲無向之不合者葢淮南作傳之時皆以所識有所增損所以廣異聞也如汲冢竹書紀年之類爾後人以其與左氏乖剌遂削去之所以不見於世也惜哉

讀淮南子

淮南子文甚類荀子而引義推類則新序說苑之流其間事實可用者甚衆晉魏以後諸人頗采取之藉使不合於經猶當廣異聞也竊獨悲八公者深博識事如此而不能脫王安於禍豈不能用其言耶將斯路之信艱不可以智免也韓文有曰髮櫛而苗媷之蓋出於此然媷作耨乃傳寫之誤當以韓文為正亂來余求是書十五年至壬戌冬從蘇仁仲借得之始獲抄覽余憫古書

未見售於今之人未有鏤印者恐其散佚不全乃别加裝褙而歸之

資純二州

种子端為余言資純二州産巴豆其樹合抱每秋後子實因風損落溪谷者無數浸漬泉溜入於資水水傍之人飲之者多癘瘧之疾死者益衆昔後漢胡廣本南陽菊潭人壽八十餘葢菊潭之側山菊叢生其潭水得菊之滋液臭味飲之者往往老壽至於菊潭之人老者皆

未見售於今之人未有鏤印者恐其散佚不全乃别加裝褙而歸之

資純二州

种子端為余言資純二州産巴豆其樹合抱每秋後子實因風損落溪谷者無數浸漬泉溜入於資水水傍之人飲之者多癘瘧之疾死者益衆昔後漢胡廣本南陽菊潭人壽八十餘葢菊潭之側山菊叢生其潭水得菊之滋液臭味飲之者往往老壽至於菊潭之人老者皆

損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
上固皆統論淮南王安敘離
非謂屈原也兼亦無羿澆二
考不精遂謂班孟堅謂屈原

也不待辨而可了矣或曰

離騷昌爲無向之不合者

有所增損所以廣異聞也

人以其與左氏乖剌遂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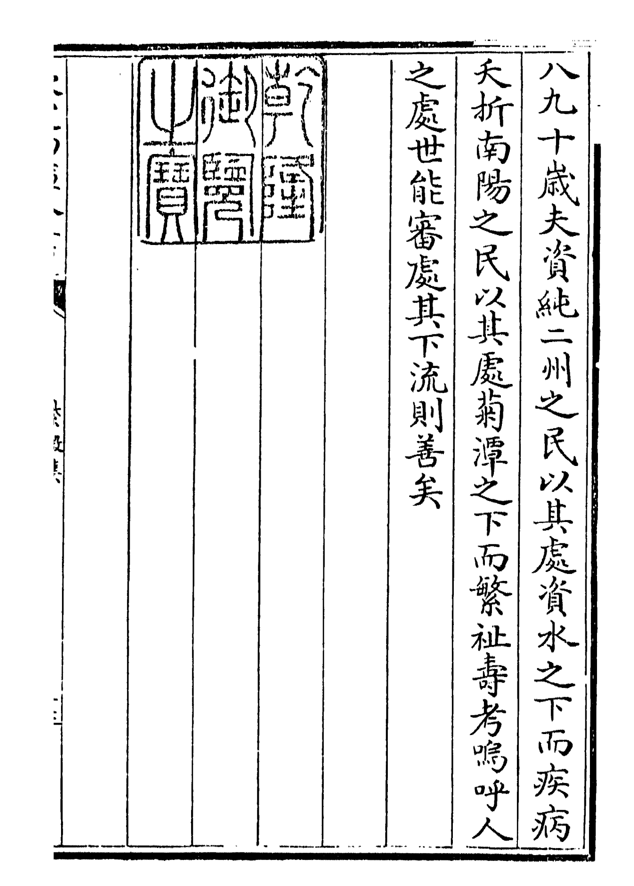
經書傳記以為之解自此以
離騷傳有與經義不合者爾
一姚與左氏不合之文而𪊍
于離騷不合於左氏則其失

叔王逸所注皆引左氏以釋益淮南作傳之時皆以所識如汲冢竹書紀年之類爾後去之所以不見於世也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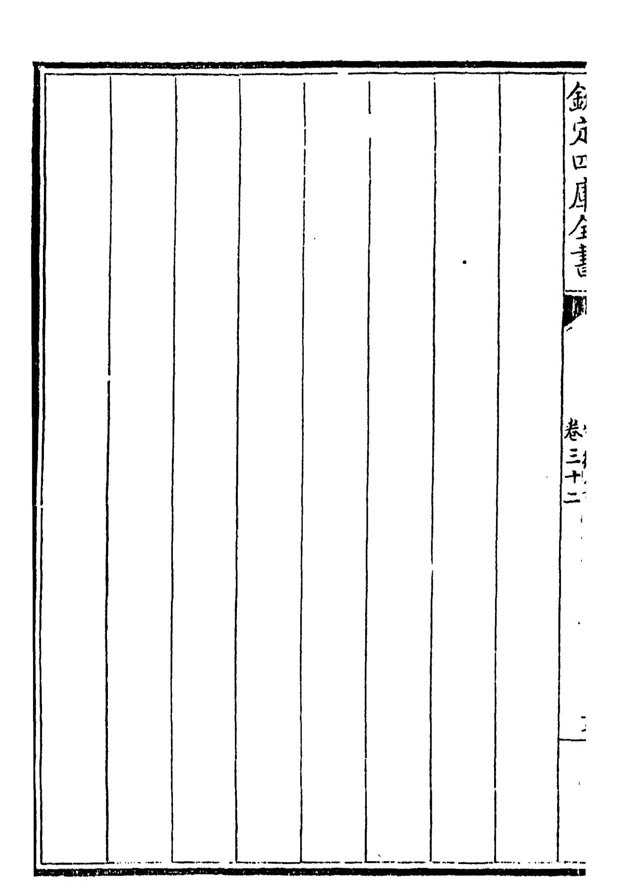
讀淮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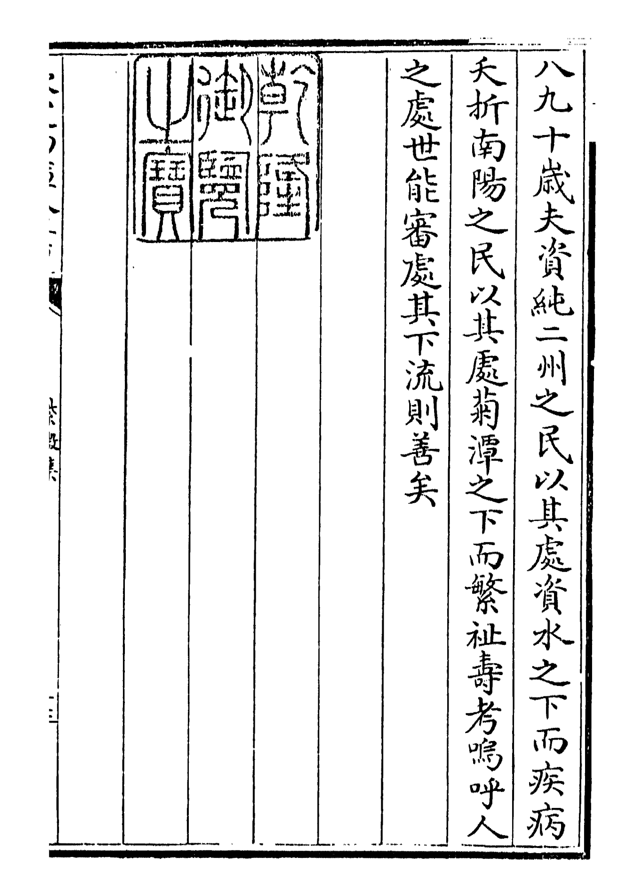
淮南子文甚類荀子而引義推類則新序說苑之流其閒事實可用者甚衆晉魏以後諸人頗采取之藉使不合於經猶當廣異聞也竊獨悲八公者深博識事如此而不能脫王安於禍豈不能用其言耶將斯路之信艱不可以智免也韓文有曰髮櫛而茵𡡉之蓋出於此然𡡉作㮳乃傳寫之誤當以韓文爲正亂來余求是書十五年至壬戌冬從蕪仁仲借得之始獲抄覽余憫古書

劉勰作辨騷以謂班固謂屈原為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縣圃非經義所載予以左氏參校離騷經及天問羿澆二姚事與左氏不合者及讀班固離騷傳序謂孝武愽覽古今淮南王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垢之外皭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二姚有娀佚女皆以所識有增



八九十歲夫資純二州之民以其處資水之下而疾病夭折南陽之民以其處菊潭之下而繁祉壽考嗚呼人之處世能審處其下流則善矣





八九十歲夫資純二州之民以其處資水之下而疾病夭折南陽之民以其處菊潭之下而蘩祉壽考嗚呼人之處世能審處其下流則善矣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紫微集卷三十三至三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吳壽康

紫微集卷三十三

宋 張嵲 撰

雜著

書帖為戒

朱文公熹晚年書帖以為戒云年來多病每因飲食過度所致近覺肉食太多為害尤甚自丁巳正旦為始早晚飯各不得過一肉羮不得更設肉飣如是菜熟水下飯即肉飣不得用大堞只用菜堞晚食尤須減少一則

寛胃養氣二則節用省財庶幾全生盡年儉德避難之萬一切宜深體此意覩此可以得古人治生之法矣

寄謙上人

予往年在臨安謙師自徑山相訪對榻數夜老婆心甚切而予略無入處後二年屏居魏塘一日忽若醉醒睡者覺從來活計一無增減但自笑而已數日始知自我流出者如人擊鼓棒棒有聲自外來者如水投石一點不入異日作頌寄謙他日若見老呆便當攔耳與拳且

圖風恬海靜不敢更狐媚人家男女謙師可語同道今後更不得說聞見如解鈍置他人若人問我從生來便作此語耶則對之曰唯老漢罪過

禪頌

往年杲老示以狗子話且云不得作一切妄想會不會即且置僕始聞之如蚊子上鐵牛也後三年餘始領解方知一切語言之來感吾意却如蚊子上鐵牛也因有一偈連辱超然見索遂筆之當時老師號令曉到不管

夜行如今都城漏逗髑髏冷笑三聲

讀梅聖俞詩

聖俞以詩鳴本朝歐陽永叔尤推尊之余讀之數過不敢妄肆譏評至反覆味之然後始判然於胸中不疑聖俞詩長於叙事雄健不足而雅淡有餘然其淡而少味令人無一唱三歎之意蓋有愧古人矣至於五言律詩特精真有大歷諸公之騷雅云

八卦納甲

天有五陰五陽為十幹乾坤父母也為六子之始終故乾納甲壬坤納乙癸六子震巽坎離艮兌也分任父母之事故震巽納庚辛坎離納戊己艮兌納丙丁各掌其一以致其用

乾甲壬　艮丙兌丁　坎戊離己　震庚巽辛　坤乙癸

六子分支

地有六柔六剛為十二支乾坤無為六子致用故震統子午巽統丑未坎統寅申離統卯酉艮統辰戌兌統巳

亥然錯綜運行而變化生焉

申酉戌亥　未　子　午　丑　巳辰卯寅

納音分支生六十甲子納音

五行激而有五音為宫商角徵羽宫土也商金也角木也徵火也羽水也在數以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五與十土數居中萬物皆自此而生故宫商為四聲之剛十二律吕之所本也先以六

子所統之干納於中處之以五與十為土然後左右前後别其四者以一六二七為左三八四九為右而水火木金於是乎備於六十甲子之中於此可以見乾坤之無為而六子之致用也

一丙 子午	六丁 丑未	一甲 寅申	六乙 卯酉	一壬 辰戌	六癸 巳亥
七戊	二己	七丙	二丁	七甲	二乙
震巽納音 五庚	十辛	坎離納音 五戊	十己	艮兌納音 五丙	十丁
三壬	八癸	三庚	八辛	三戊	八己
九甲	四乙	九壬	四癸	九庚	四辛

傳贊

重述陵陽子明傳贊

昔之稱謂配名字者必以氏有以官者如司馬中行有以國者如邢茅毛祭有以所居者如東門東里之類後世則一以其族陵陽子明其亦以所居為氏者乎陵陽籍屬時歷春秋或楚或吳嬴秦改宰隸於宛陵西漢因之東漢則以隸丹陽晉則以隸宣城晉人避杜后諱易為廣陽宋氏以降縣遂廢治陵陽實山名也初縣之得名因此山而山之名因子明顯故歷世史家治地理釋

者皆因子明以證焉李唐天寶間明皇喜神仙道家之事訪海内名山福地郡上其事於朝而僊壇始以宫掫夫世數既遠碑碣無存田父諛儒傳聞失實故舊以子明為吳人或以為晋人非也子明終始之蹟固已詳於列仙傳矣道書之藏有陵陽子明經毋慮數千言大抵皆養氣修真之語西都一時文豪如司馬長卿嘗攄摭其事以賦大人之辭應劭輩復引之以釋列鈌倒景之語而曰吳人晋人何其遼邈也質之廣韻注與夫九域

志其姓氏之與為邑宰而廟祠者皆契令聞始子明生於沛國之銍鄉自少好服六氣之精春食朝霞朝霞日初出赤黄氣也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取四時與天地玄黄之氣呼吸吐納以鍊至和嘗曰吾聞陵陽乃丹丘子成仙之地故求為之宰清談終日縣務自理雅好棲息巖竇故邑人謂之竇令君常漁釣於涎溪策竹為馬浮游水中踞磻石忽獲白魚鱗鬛異常就手即斃剖之得方書教其服食之法子明曰嘻吾事濟矣遂

登山依崖穴石為爐竈之具嘗登黃山採五石脂以益烹煉五石者硇丹砂雄黃礬石磁石曾青抱朴子言之詳矣三年丹成七粒為服既而節值中元唳鶴回翔白龍就馭子明遂飛騰霄漢間矣邑人駭悅至今歲以是日而醮祠焉初子明既至陵陽家人僕妾一無與行至夜常跨竹馬歸旦而復在廳事人初無知者其妻費氏早與二女皆嗜丹喜笙簧子明丹成既服餘刀圭以與之費因弄簫音而感白鳳駕而騰雲二女得丹亦化二

皃隨父以為青童之侍子明諱伯玉其弟子安諱伯樂與兄同志常遠游獨好四明山亦得仙人長年之術子明知子安欲來化為黄鶴以邀之遇於中途頃之子安駕白鶴而東歸子明駕白龍而西返其居人遥聞空中有絃歌之聲因名其地曰各道名其鄉曰望仙曰絃歌舊傳載唐人詩有曰白龍已謝陵陽去黄鶴時來喚子安葢記其實也魚腹之文大要五字至今黄冠者猶能傳其刻畫略如符篆而世俗不能曉方輿志云子明所

得書乃鍊丹服餌之術也子明仙去于今幾千百年矣丹臺藥竈猶有存者歲時村落之人夜矚山谷間五色光瑩或聚或散或者以為丹之餘輝也臺竈之下數百步罅石出泉甘冷非衆水比而水旱不溢不涸郭璞遊仙詩云陵陽挹丹溜蓋謂是也山之下有黃鶴池白鶴墩棲鶴林而子明得魚之處嶤然有石出於水中其立馬坐釣之蹟宛若猶在也陵陽黃山相距不踰兩舍傳者皆得其實獨誤其時茲故辨之且為讚曰蕣英朝華

蜉蝣夕殞百年人壽歘若一瞬蛾眉伐性醪醴腐腸紫清瓊𦤎金飯玉漿陵山之陽子明游息六氣呼吸五指服食石竈金丹術全九還白魚薦方黄鶴為驂功成三年造化七粒龍驤瑶轡馭登天日上朝玉帝觀化元元崑崙酬觴洪崖拍肩仰躋倒景俯瞰列缺鳳簫一奏鳧童雙接四明其來絃歌空中龍鶴各返丹霞曉風若木兎輪蟠桃烏翼昏明代謝自為今昔紫煙成岐青雲可梯何當脫纓攝衣從之

彌陀佛贊

某從妹嫁爲左朝奉大夫新除南外都水城郭敏修妻凡十年紹興已未七月乙巳暴病一日卒敏修痛之甚凡亡妹平生受用物皆不忍復見悉斥賣作佛事用其餘繪彌陀像事之是年冬某蒙恩召爲司勲員外郎相見哭之如其始死請爲彌陀贊且言亡妹往在忠州時夢人教之誦彌陀號既覺誦滿十萬聲至卒時西向而逝似前境有大因緣者某以爲此信足異矣然猶未離

于名相方域之間必見諸相非相然後真與彌陀契也乃破溺而爲之贊曰人世幻化石火電光水泡樹影刹那則亡衆生妄見以是爲實境皆愛心悲憂坌集有大導師閔仁一世繪而事之在色聲外能如是知罪福皆假以此薦亾是真薦者

贊佛

以形色而見如來則是行邪道舍具足而修阿耨則或落斷空固知法身雖遍於無方而真體不拘於有相如

彼太空之月遇水現形又若虛谷之聲隨響有荅所以
體真實而不離於幻化常清淨而不外於根塵作舉世
之津梁為衆生之調御祇園給樹說五千四十八卷之
秘文無量僧祇值八百四千萬億之諸佛論福慧則為
兩足在天人則號獨尊是以帝釋梵王率皆敬禮修羅
外道莫不皈依導羣迷如暗室之燈光和有情若嬰兒
之父母三塗苦趣聞聖號而免沉淪火宅凾生聽金言
而除熱惱無邊利益不可稱量譬如天地之高深諒非

蒸繪之彷彿令者恪修淨供虔布齋筵嚴像設以如存仰真乘之來格作證明於是夜滅罪障於多生願降慈雲來臨法座

疏

淵聖聖節開啓疏

電繞璿樞方啟千齡之運觴酬金母尚為八駿之遊星紀一終邊塵萬里撫昌期而屆候罄中外以傾心屬華戎修好之時有輦轂來歸之約爰因誕節式叩空王預

周約於月箕用嚴修於貝葉孝慈淵聖皇帝伏願壽齊
箕翼福等岡陵誦言敢效於封人御駕佇觀於養卒鶴
鴒在念既覽九陛之憂嵩嶽呼聲更獻萬年之祝
初流虹於華渚瑞紀昌期久馭駿於瑶池心傾率土預
周箕月虔叩琳宮咸懐向日之誠恭致後天之祝伏願
南箕等壽北磧回鑾八千歲上古之椿未如洪算五十
里吉行之駕佇見遄歸
天開亁降之祥適逢瑞節地駐鷄鳴之蹕將返征車有

三千同德之臣獻億萬斯年之祝恭依真館覲集洪休伏願福等罔陵壽齊箕翼聞三呼於嵩嶽有慶一人回八駿於瑶池重懽二聖

滿散疏

光流少昊之虹方占華渚遠騁穆王之駿尚晏瑶池誕時當薫奏之辰率土起葵傾之念預用蓂月常叩琳宫覲回上帝之衷恭獻後天之祝孝慈淵聖皇帝陛下伏願南箕等壽北磧回鑾方和戎收五利之初佇返國見

六飛之至鯨鐘鳴而法駕動即日言旋鷄嶺解而天顏怡宏休對越

星虹樞電方昭上聖之符月窟龍堆俄有遐方之狩久駐鷄鳴之蹕未還馭御之遊薰風式際於誕時嵩嶽敢忘於獻祝孝慈淵聖皇帝伏願金僊介福玉冊延休壽綿箕翼之長躬謝邊塵之厄五十里吉行之駕佇見遄歸億萬年滋至之休茂當駢集

電繞璇樞初紀壽丘之瑞心非黃屋久逕汾水之游鑿

列職以投誠恭後天而獻祝仰祈真宰誕錫龎休伏願
馭返瑶池數增神筴嘉彼襄城之衆亟問迷津更同嵩
嶽之呼永延洪算
繞電流虹瑞啟正陽之月清塵灑道久征行狩之車節
紀絲囊文抽藥笈祈休祥之川至副臣子之葵傾伏願
神輔清躬數回厄運和戎而得五利時將導駕之歸後
天而調三光歲上奉觴之壽

天寧節疏

華星表瑞肇開出震之符陽月維盈爰祀生商之慶乾
坤薦祉華夏交懽恭惟皇帝陛下道貫羲黄功高堯禹
以神靈徇齊之性而接千載之統以聰明睿知之略而
承累世之休復燕雲之故疆昆夷駾矣紹熙豐之遠續
庶事康哉世已格於泰和民咸躋於仁壽際天所覆畢
效嵩呼薄海以還舉深封祝伏願皇圖鞏固化日舒長
錫萬壽於無疆高侔箕翼申卜年於有永遠邁姬周

赤電華星肇啟誕彌之月伽音貝葉爰修淨妙之因冀

憑西土之法緣仰祝南山之壽考恭惟皇帝陛下躬行堯道身服禹勤德逮黎元仁均動植無一夫之失所得四海之懽心時和年豐民俗康而頌聲作文昭武烈功德盛而王業崇幸逢令節之甫臨敢罄封人之善祝伏願慈雲廣蔭覺海增瀾億萬斯年逺超逾於小刼垂拱而治永臨御於大千

熊羆協夢爰開震夙之期星電効祥誕啟光華之旦虔趍遼館大闡真科罄精禱于叢霄祝皇期于億載伏願

上天睠祐列聖儲休翠華遄返于咸京睿算高侔於南
極問安視膳仰寛仁聖之思就日望雲下慰生靈之願
帝乙生商光開令節日符祚漢肇啟昌辰敢同率土之
情咸致後天之祝躬趨浄宇仰叩覺皇庶憑西土之法
緣式介南山之遐算伏願太上皇帝陛下如天地之覆
幬悠久無疆若日月之照臨終古不息法駕遄歸于鳳
闕含生再覩於龍顔仰寛睿聖之孝思下慰黔黎之至
願雖暫逢屯否終違羑里之憂然旋見昇平永享祇宫

之樂

齋僧疏

某聞作大緣事然後獲大福田顧今世之嚴顯富貴者皆前世之致福德者也是知人處世間福爲最勝某自受業及遊歷諸方受檀越信施多矣今老且耄無以奉報輒發誠心欲齋僧百萬仍與衆談不二法門爲遠邇信士廣植福縁而院門彫敝難以自辦須仗衆力今者欲於本院安三百衆及接待旦過雲遊之士齋糧以日

計約費若干四方檀信或獨管旬月或共辦一時以至齋百人千人萬人各隨意施財共成茲事具疏陳列如右伏以兒童壘塔尚獲勝緣貧女施油終成妙果況設伊蒲之盛饌齋億萬之緇流考鼓撞鐘廣集四方之雲水揚眉豎拂大宣六代之宗風談不二法門演第一義諦豈但為住相之福葢將窮覺海之源願起既向心各生決定信但生喜捨定不唐捐謹疏

靈感觀音處還願齋僧

災厄疾痛毎併極於一身壽祉康寧嘗乞靈於大士果蒙悲憫稍獲痊平謹涓時日之良緬修蒲塞之供伏願觀音菩薩念平生之艱苦終大賜於孱微少分盈眦之福緣使畢過駒之餘日仰惟大覺俯鑒愚衷

紹興戊午終制功德疏

易月之制雖遥旒扆彌深於舜孝遏音之期甫訖臣民益慕於堯仁爰遵漢詔之嚴誕闡佛乘之事伏願乘白雲而超昇帝所俯庇含生隨諸佛而上下人間黙扶興

運皇帝陛下伏願天人助其信順遄臻偃伯之期孝悌格于神明永邁卜年之遠下均寰宇同底壽康

率衆修英濟廟疏

潔粢豐盛欲奉神靈之祀上棟下宇必嚴廟貌之觀況庭除廊廡之綿延多風雨鳥鼠之侵損今忘葺補久必廢頹事須藉於孔方凡同輸衆力諾可煩於毛錐子用著芳銜

祭孤魂疏

不祀非族固吾儒之設教無穢虐士亦左氏之假言故釁牛釁鐘尚有不忍之意孺子入井咸興欲救之心矧此孤魂亦云其類偶遇沉淪之苦永無出離之期茍存惻隱之心咸有悲憐之意遂興言於拯救乃誕啓於齋筵伏願三世佛乘四方地主憫茲滯魄墮彼幽塗使仗慈航咸登覺岸功施既往沉魂盡脫於重泉利及方來行客莫逢於横死恭惟三寳同為證明

又召請落水投崖孤魂疏

惟爾孤魂之衆莫非編户之良或本土之齊民或遠方之羇旅咸因逐利由此畏塗但知出無入有以趨什百之贏不虞航壑梯山而有覆墜之患顧此驚湍洶湧絶壁峥嵘蛟螭伺便於塘坳鬼魅擠人於阻阸操舟一誤斯淪不測之淵錯足微乖已墜千尋之險既遭横死豈得超昇有家而千里難歸無路而三塗可出寥寥長夜時聞故鬼之號渺渺煙波可料沉淪之恨雖曰閏餘而替代詎知此理之有無假使新舊之相更亦是輪回之

甚苦若匪大興於佛果豈能愽濟於沉寃顧我與汝等生非骨肉之親又匪鄉閭之舊獨悲爾衆致死非辜遂思拯救之方必仗佛乘之力乃涓淨夜建此齋筵宣大藏之秘言具香羞之盛饌宜憑勝果速離幽陰發希有之心斷多生之業同升淨土共禮慈容有生勿忌於修心圖報不煩於結草咸聞召請遄速來臻

追薦亡姊夫王性之亡姊疏

行善而禍報施之理難憑始泰而屯因果之由莫測惟

仗大空之力式資已逝之魂伏願聞此秘言來游法會
悟真乘之可慕厭塵世之多虞超生清淨之方永離輪
回之苦顧死生皆幻當同岸樹之觀而手足至親永抱
鴒原之痛伏惟衆聖鑒我誠心接引二靈併登覺岸

紫微集卷三十四

宋　張嵲　撰

疏

啓建疏

華渚流虹符式章於誕聖長江化馬運已協於興王有三千同徳之臣獻億萬斯年之祝恭憑梵果仰讃堯仁皇帝陛下伏願北極齊尊南箕等壽垂拱仰平成之化車書混文軌之風戈戢弓韜盡復輿圖之貢天長地久

實踰嵩嶽之呼

黄河清而聖人生式彰誕節嵩嶽呼而天子壽爰發輿言演琅函深祕之文當蓂莢預期之月皇帝陛下伏願蘿圖鞏固瓜瓞綿延莊椿莫計其春秋絳老難窮其甲子七百年已占周歷尚或過之四七際復興漢家今其時矣

功德疏

天祐民而作君茂臨誕節臣歸美以報上咸罄忠誠欣

逢電繞之期願效嵩呼之獻恭惟皇帝陛下堯仁覆下舜德好生卧鼓櫜弓收成功於不戰垂衣拱手臻至治於無為雖躬安樂誕年之資更副壽富多男之祝仰祈睿筭躬仗法緣伏願神筴彌增瑤圖永固天皇治萬八千歲莫窮巧歷之文古者有七十二家佇講登封之禮萬世而遇大聖適撫昌期一人之慶兆民咸仲善頌猗蘭啓瑞嵩嶽呼聲恭惟皇帝陛下治監太清道捐細故武由不殺既臻偃革之期治本無為坐致垂衣之化堯

帝自膺於仁壽華封猶祝於聖人恭仗法縁仰祈膚算

伏願珍符闡握文軌混同無爾界而此疆咸拱北辰之

所顧入丁而出丙常瞻南極之明

滿散疏

星游河而入昴誕應嘉祥馬渡江而化龍光傳正統拜嵩春

陵之氣竊呼嵩嶽之聲讚揚式藉於珠函開謝已周於蓂砌

伏願壽齊箕翼化闢乾坤自龍蟠虎踞之邦掃狼毒鳥章

之冦天山掛旆將紓難於鵝鸛洛邑測圭訖空羣於猰㺄

功德疏

受命膺符天既佑於一德中興起運帝方恢於夏家震夙甫臨岡陵獻頌伏願體乾之健如日之升不言而行四時御歷超踰於小刧執玉而朝萬國撫封包舉於大千生商立子始協夢於猗蘭布德兆謀令成功於祀夏載臨彌月祇叩仁祠式憑梵唄之虔仰祝岡陵之永伏願天壽平格民迪吉康卜世卜年億萬舜躬之歷數于疆于理并包禹跡之山川

齋文

明堂祭諸神文

天子宗祀泣於嵩宫大霈嘉澤幽顯攸同惟神之德一方所蒙位列祀典血食無窮肅奉昭意神其感通

念天子既嚴祀事於石礎金櫃之宫遂霈澤以覃及幽顯際天所覆徧於羣神功及民彛位昭祀典者是用肅

奉明帝以格神休

嵩柱九筵君既祀之鷄竿肆赦澤大沛之幽神明人皆

覃及之昭昭祀典神既載之肅肅王命神其格之

聖壽節祝文

月屬正陽適符興運星流華渚肇啓昌辰方令節之甫臨造殊庭而致祝伏願皇帝陛下景命有僕萬壽無疆年穀屢豐干戈載戢卜年卜世誕膺過歷之期寢明寢昌永保中興之祚俯同華夏咸格壽康

華星赤電久光出震之辰月竁海隅共罄祝堯之意乃躬趨於蓮宇用祇叩於佛乘伏願皇帝陛下福並岡陵

壽侔箕翼垂衣而治長臨普率之山河恭己無為坐致

昇平之逸樂

祝香文

寶歷彌新瑶圖益鞏東朝分壽永同泰道之亨青帝占

祥早協震男之慶

召請諸神祇文

伏以五嶽為大而龜蒙實東魯之崇四瀆雖尊而沮漳

乃荆楚之望固知嶽瀆為鎮於天下而山川各主其一

方剏兹裔土之大荒實號徵王之故國林巒峻茂固龍蛇之是生巖竇幽深真神靈之所宅憑依既久廟食弗愆况有他郡之名神遠播威棱於是土作遐陬之庇賴為黎庶之依歸乃至前朝疏爵之君上古耆年之衆掌盟誓之兕主社壝之靈土伯木夫山夔罔象凡此數陳之數是為神物之尤冀興雲雨於片時轉災祥於俄頃仰之如在感以潛通實為士衆之推尊不獨土人之知敬今兹謹有某人爰因避地獲至名山誕訪遺黎得知

方志聞此峽江之峻急與夫崖壁之崔嵬舟泛之人數遭覆溺繩行之衆每遇顛隮歷歲月之彌多知沉淪之幾萬廹此閏餘之歲共傳新故之更若無拯救之方詎免幽陰之苦遂興悲憫欲濟沉淪乃因時日之良建此齋禳之會既仗佛乘之願力亦資神祐之扶持接此有情咸生淨界願垂靈覽同集殊因

祈雨文

陽鍳陽并忽已兩更於弦望潔誠禱解未蒙赦罪於神

明俯仰之間淵氷是蹈敢陳危懇上控元穹竊以甘井既昝晩禾垂槁人懐危懼溝壑可虞衆望雲霓朝夕是急豈下民之稔惡由長吏之非良何以致然一至於此籲天未應踢地靡容且吏治不虔固當重責而民生不易罹此何辜願拯民災身當天譴如旱乾之有數敢預知於他邦而膏澤之所滋冀獨私於闔境儻蒙恩而宥過願降祐於崇朝使嘉霆及今尚能有濟若良苗既死不可復還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危迫之懇罄竭於斯冒

瀆天威不敢自赦

謝雨文

比以旱乾既並祠於郡望迫於民欲遂謁款於神天逮竣事之三朝遽涵濛於尺澤救民之死寛吏之辜敢涓時日之良恭效蘋蘩之薦仰瞻霄極俯罄精純雖大道難名本無絶生之理既豐年高廩敢忘歸報之誠尚冀皇慈一終大賜

祈雨告靈澤廟文

惟神利澤一方舊矣先是守土之吏嘗鋪陳休烈告於朝以求旌賁而未遂也紹興乙丑某被命典州會夏秋之間雨不時降將病農功有禱於神悉蒙嚮答遂申前請乃十一月癸酉禮部以天子之命下本州賜神之廟曰靈澤令既遣官以告於神且俾營表廟壖度爲祠宇以永爲邦人揭虔妥靈之地惟神侈上之賜以終庇於一方尚饗

謝雨文

比者愆陽將害嘉穀吏無善政以克厭神心為沴召災職此之由以是用悼懼徧走羣望荷神之休甘澤洊降秋稼勃興西成可必當其初也神不吏之責而民是病及其終也神憫民之勤而紓吏之過是神之賜也終始奚敢不有薦也

秕政召災亢陽為沴民懼不能保其生吏畏無所紓其責萬室嗷嗷公私兼病遍請羣祠肸蠁有答時雨既足秋稼如雲敢修報禮祇見於祠下惟神寛吏之罪而憫

民之勤俾遂有年以終相之當嗣有薦也

祈雨白文

比申旱禱既獲感通油雲密興甘霔未洽枯禾欲舉皆

井復滋願終賜之以彰慈力

祈雨文

春農力作時方賴於雨霖旱氣如焚田忽成於龜兆既

種秧之未入何歲事之可期合境之人相顧失色念民

生可憫宜寬擠壑之憂惟吏治不修當塞降災之責敢

抒危懇上瀆穹蒼霈甘霆於連霄俾四澤之咸溢惟祈靈鑒即賜顧哀 佛寺則云上叩佛慈

祈雨文

本州封内賴神之靈雨暘所湏不謁而獲嘉穀向成而江山一邑獨以旱告竊惟斯民坐視他邑之農皆以緩滯而已獨有閔然望歲之憂不惟吏所悼歎在於有神寧或忍之願施周澤之恩一解向隅之病尚饗

祈雨謝諸廟文

本州封内賴神之靈自春涉秋雨晹所須不謁而獲嘉

穀向成行覲銍艾敢修微薦用達悃誠尚祇歳事以申

報禮尚饗

祈晴文

稼多大田將興於穡事民洛苦雨懼害於場功閔兹穡

穖之勤遽缺坻京之望輙因民欲仰瀆天心即郡治以

修禳按科儀而錯事雖蘋蘩之薦顧何足以降神而齋

戒之誠庶或可以事帝冀窈冥之俯鑒祈肸蠁之來臨

貺此清衷錫之澄霽消伏陰之為患俾燥氣以成功庶
寬比屋之封少緩守臣之譴敢忘報本以謝豐年

紫微集卷三十五

宋 張嵲 撰

齋文

告成祝文

日者朝廷用本州之請褒賜廟額尋命西安知縣營建祠宇以侈上之賜而彰神之休今祠宇告成繪塑兼畢謹遣官奉朝廷所降書命與扁牓於祠下惟神誕膺天子休命為一方永利以耀明其德尚饗

祭諸廟文

皇帝踐祚之初肆大眚於象魏分命海隅咸修禮百神之在祀典者謹詣良日釋奠於廟欽惟先聖誕膺天子之丕顯休命以臨此舉也明明天子嗣服之始命我攸司各舉秩禮奉若休命潔粢豐盛維酒既清維殽既馨侑以明德神其饗之

皇帝誕膺寶歷賜大眚以幸天下乃命徧舉秩禮以祀於百神今兹穀旦釋奠於至聖文宣王暨從祀於廟者

伏惟先師歆天子之休命以庇斯文

謁諸廟文

凡事之在民者吏治其陽而神爲其陰故能有濟也某奉命假守此土視事之初祇見祠下凡事之在吏者某敢不勉若夫所頼於神者則願借助焉

謝晴文

苦雨爲災籲旻天而瀝懇列眞降鑒誅黒蜧以埀休躬叩殊庭用申菲薦雖大鈞之播何有於謝生而下民之

心敢忘於報本洪惟沖蔭永佑羣黎

苦淫雨之傷農懼莫逃於吏責叩真祠而瀝懇果獲祐

於秋旻載潔齋壇式陳馨薦顧施生而求報諒非天帝

之心然反本而不忘是乃禮經之意仰祈元造俯鑒丹

誠

比縁霖雨用叩仁祠果蒙清霽之休仰荷能仁之力敢

修淨供用答真乘雖大士之救物何私而衆生之報恩

敢後願資覺蔭永濟羣生

傳曰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林川谷之神水旱厲疫之為災於是乎禜之乃者大雨晝夜不止將害農收是用並禱於上下神祇賴神之休解駁陰氛遂獲清霽場功既興民知脫於凍餒而吏亦知免於戾敢不有報也惟神大庇斯民以終相之

時澤薦降已足於溝塍連日未除懼成於墊隘方涓辰而致請忽應日以開晴豈云精慤之通第荷神靈之況敢易祈禳之禮用為報謝之儀伏願衆聖儲祥五緯時

敘畢從民欲以就歲功

禜門文

古之用武者闔左闔而填之以土助陰也後世病雨者則塞北扉贊陽也茲者天作霖雨害於粢盛爰舉舊禮禜於北門之神惟神閉塞陰沴助成歲功哀此農民閔焉望歲無俾美稼敗於將成茍獲有年嗣有豐報無作神羞

祭戟矟文

郡置戟於門所以嚴警衛而備不若也祅災之興神實司之刺史今以良日奉潔薦以有祈於神神其懵威稜以扶祟厲宅外屏以禦神姦時惟率職無作神羞

諸廟祈晴文

天作霖雨將害西成斯民震懼弗敢寧舍分命僚屬並奏羣望惟神廟食此方作民庇賴掃除祲沴俾遂有秋敢潔豐盛以謝靈貺不然將俾稽事敗於垂成乏祀匱民神其忍之嘉穀將登衆遂有秋之望沉陰爲沴居懷苦雨之憂敢

殫猥瑣之誠仰瀆高明之聽伏願衆真洞鑒列曜垂休

召還氛祲之災畀以豐穰之慶敢忘報事仰荅堪輿

雨暘之愆雖縁於氛而豐凶之數實係乎天方稼穡之

告成苦霖雨之為沴敢祈天而有請庶和氣之來還肆

款琳宫式陳熏薦冀真靈之俯鑒憫下土之微生俾陰

翳之廓除拯斯民於既病敢羞馨潔以謝生成

三日為霖九農告病憫兹嘉穀垂及築場苟滛雨之未

除豈銍䅉之可望敢趨淨宇用潔粢盛伏願覺慈俯矜

民瘼以大解脱力掃滌羣陰以不思議功助成豐歳將
薦伊蒲之盛饌以修報事於貞乘仰冀能仁鑒茲謝悃

寺觀祈晴文

比以亢陽為害旣蒙甘澤之施今者暴露連宵將有墊
傷之患敢緣民病再叩仁祠道觀云珠庭方懷朝夕之憂罔
避再三之瀆仰惟真聖亟拯阽危

岳殿祈晴文

比以旱暵致禱羣望繼蒙嘉澤蘓活民命今茲暴雨連

日復以告病仰惟明靈庇蔭嘉穀一境所賴既貺之而又病之固神之所不忍也願垂清霽以終大賜

銘箴

徼王山銘并序

距竹山縣西南三十里曰徼口二水股分於此合流而入都水其右發源自金州之宣漢土人謂之南江其左發源盡竹山西界土人謂之徼江泝徼江而上百里而近有二山臨水其東穹崇而崗峷其西蟠礴而渾厚高

皆出飛鳥外土人目為雄雌而均謂之微王山山之草木蘩茂豐美雲氣之所出人常以候陰晴甚驗環山數百里皆峻巖穹谷蓋龍虵物恠之所憑依也山民事微王甚謹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禱之其應如響建炎四年桑仲冦竹山境内之被害者十七八不死亡則殘破惟避地茲山者皆得免信神靈之庇佑人也按尚書武王伐紂載其助者曰羌髳庸蜀微盧彭濮人意其自是以得封爵而遭秦焚書之後故其世家莫傳然孟津之

會諸侯八百夫豈無大邦而微獨見於泰誓吁亦光矣嗚呼微王之靈生於數千百載之前則能佐仁聖以伐暴虐歿於數千百載之後猶能假天險以濟生人是宜著在六經而獨廟食百代而不泯者也某嘗避地茲山得免鋒刃感神之賜而慕其德敢虔恪拜手而獻銘曰

有微啓土莫究厥初佐仁伐暴乃見於書歷載綿邈犀祀忽諸廟貌獨在威神赫如禹會塗山執玉萬國周誓孟津亦來八百豈無大邦莫弗埋没有偉惟微獨列六

籍仰彼徽山惟石巖巖徽王之德惟民所瞻惟神之靈
嚴威如在曰霽而明曰雨而晦殛淫佑善俾民斯理驅
厲濯氛俾民不痗我田穰穰我稼嶷嶷風之烜之時而
澤之惟神之施歲以免疵瞻彼左山有屹其崇徽王之
德與地無際炎正中微邊塵亂夏羣盜恣睢縱横於野
穹谷峇林民無免者惟依茲山父子完安惟神之庇以
免暴殘惟依此土安爾婦女惟神之佑以逭荼苦徽王
之仁古無與先左右仁聖與師周還拯民塗炭千古之

前徽王之仁亘古曷有恢其阻險脫民虎口遏冦佑民千古之後我欽王德勒銘巖阿川平山圯惟德不磨

孫太冲硯銘

容而能澤似其質用而不屈如其文因物之玩以知其人紹興丙寅三月五日銘於龜峯堂

楊文公硯銘

宋有天下遂以文治公遇神宗筮卦得賁惜哉不終亡祿早歲玉質之溫嘗相其製後人不似隷園堙替不知

幾傳來入我笥質則尚然德亦不貳從吾於簡聊以閱世

端硯銘

芒芴之初氣始融結稟雖悍堅中涵靈液琢為斯研以輔吾筆艱難平易勿相失玄黒麟獲事始畢

又銘

嶠南之秀質石德玉萬里非來初不以足以人好之自遠而至即好而求可知其類於研是好若曰無傷古人

不云作法於涼

致宏端硯銘

謂玉而紫謂石而温其精華發外也似其德其縝密不暴也如其人夏子之硯張子之銘三君相與樂以忘情

風字硯銘

火疾生風乃能雨從以管城先生楮輔之陳元相爾汝置於坐上聊華子

省箴

少之時萬事惟勉孜孜以自善老之時萬事惟省孜孜於獲免當勉而省則怠斯德之賢當省而勉則敗斯禍之誨惟賢惟敗惟時之會少者之規老者之戒

墓誌

陳公資政墓誌銘

陳氏本居京兆亡其世系所出後遷眉之青城至太常少卿贈太子太保諱希亮始以進士起家官仁祖時位雖不大通顯而受知人主知名當世號鉅人長者太常

生恂為奉議郎贈太子太傅太傅生棊為朝請大夫贈太子太師皆世其業蓄德不施鍾慶於後太師元配馬氏贈蘄春郡夫人次配張氏贈博平郡夫人退傅鄧國文懿公之孫也公諱與義字去非自其大王父歷官中朝始又遷洛故今為洛人公資卓偉自為兒童時已能作文辭致名譽流輩斂衽莫敢與抗矣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文林郎開德府教授除辟雍録丁内艱服除為太學博士著作佐郎司勲員外郎擢符寶郎謫監陳留

酒始公為學官居館下辭章一出名動京師諸貴要人爭客之時為宰相者横甚强欲知公不且得禍公為其薦達宰相敗用是得罪既王室始騷丁外艱避地襄漢轉徙湖湘間踰嶺嶠久之召為兵部員外郎以紹興元年夏至行在所為起居郎遷中書舍人兼掌内制天下以為任職拜吏部侍郎以病辭劇改禮部後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召為給事中駁議詳雅又以病告為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召會宰相適不樂公

者復用為中書舍人服以朝且以狀言有詔不許既謝
上諭曰朕當自以卿為内相九月駕幸平江十一月拜
翰林學士知制誥明年正月為參知政事三月從幸建
康是歲紹興七年也明年春扈蹕還臨安以疾請去凡
五請而後許以資政殿學士特轉太中大夫知湖州陛
辭上勞問甚渥且云姑遂雅志行復用卿矣於是公疾
益侵遂請閒提舉臨安府洞霄宫是年冬疾大甚十一
月某甲子薨於烏墩之僧舍年四十九訃聞贈某官令

有司給葬事以某年月日葬某所公清慎靖一與人語唯恐傷之遇有可否必微示端倪終不正言極議然容狀儼恪不妄笑言世皆知其以文字擅聲當世而其謀畧識慮自過絶於人參大政日淺每師用道德以輔朝廷之闕失張施措置務於尊主威而振綱紀調娛補察甚衆平居與人接謙下甚然内剛不可犯初上流大將頗自矜大公正色謂曰藉使無若輩朝廷豈乏使耶將項領已成寧相不善是欲去之而不果會其來朝見公

色沮不復敢出一語公立朝無所附麗前後官遷一出於上上遇公甚厚而公益畏慎其為吏部侍郎實司左選會有武弁與部吏私鬬不樂公者欲因是中之事聞他日公對但具左選之在部者名數上之終不自辨喜薦達後輩有一善必極口稱借或抑己善以獎之其薦人於上退未嘗語人士以是慕嚮唯上益知公忠順故倚以大用而公不幸早世有識之士為斯文惜焉公尤邃於詩體物寓興清邃超特紆餘閎肆高舉橫厲上下

陶謝韋柳之間公之外王父鄧公之季子也自號存誠子善行草書高視一世其書過清世俗莫知公初規模其外家法晚益變體出新意姿態横出片紙數字得之者咸藏去之公娶周氏某官之女某郡夫人男曰洪某官公之母與某同六世祖視之為叔祖姑項公寓居漢上某從公遊質問詩文利病其後仕學公頗有力不專為親也既葬公若干年洪謂某曰先公之墓木長矣而銘文未立使德善功烈不白著於後奈何願以銘屬子

既辭謝不得則為取其世系行事而論次之以為之銘其辭曰

陳氏之先蜀眉青城本自秦徙世系莫存奉常起家家始以大官非甚達顯融於代歷官在東更宅於洛父子傳師相繼有作蓄德固本以厚厥垂是生哲人為世表儀以文擅聲以德致位考其始終無所恨愧持身清慎體不勝衣摧折悍剛不借色辭薦士於朝退不出口一時慕想士衆奔走歷官閫政惟上是擢毗輔王猷號令

允鑠來軫方遒未晡而税云亡之傷實深其類位雖不窮維徳有耀勒銘墓碑來世是詔

先夫人歸祔誌

先夫人姓駱氏爲陰城著姓考諱寧鄉里以爲長者族大而子多獨先夫人生而有異外王父奇之以歸於先君先夫人初不知書而言行皆合於道義性方重嚴恪言笑有節終日正衣危坐不跛倚雖甚暑不釋裙襦衣大練未嘗見體自少至老不變始歸張氏先君猶未第

乃斥賣其資裝治家事斬斬有條理而夫不病其貧及晚年遭亂某奉之以違難於四方隨所遇能自適而子不病其養平居奉中奉君與先令人孝而禮撫寡嬸與孤幼和而義凡族之居已上者事之必盡其敬不以其約而簡也與已敵者遇之必適其宜不以其侈而屈也其待卑下一切以恩義而咸得其中焉始某奉先夫人避地上庸山間紹興二年夏盜賊寖偪遂奉入蜀寓居於達州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終享年七十有七方屬

疾子婦黄氏謁醫致禱無所不至甚再封其股以進而
終無益嗚呼痛哉以明年六月十六日葬於達州之北
巖始以先君遇恩封孺人安人後以其孫某升朝及為
中書舍人遇恩贈宜人令人碩人後若干年以某年月
日始克歸祔於光化軍之金山原先君之墓始至達也
先夫人以客遊食不足令某出謀仕禄是時春秋已高
某不忍以去左右然見其神明方壯而又急於求禄以
為之養故輕違膝下不幸不數月而寢疾某聞疾馳歸

已不及見矣嗚呼先夫人之存也時適遭亂不得致安佚之養其終也坐謀餬口不得親醫藥之奉既歿之後又不能以時歸祔祖塋使遺體神靈久旅異土不孝之大無可自赦而猶視聽食息於世者何人也先夫人平生不貪嗜榮貴嘗以無禍為福如某初應舉求仕皆不以為然向使某能遵奉平日之教儕於編氓混迹於世雖遭亂必不去鄉里離墳墓脫不得已而去亦必不久而復又安得老親終歿而疾不待客葬異土而久不祔

者凡所以致此皆以某奉其親平生之教不謹也雖窮天地無以釋其恨雖殞百身無以償其責固當自求滅亡以嚴世戒而仰奉遺體終以不敢故於其歸祔也追思遺恨泣血紀事而因著其略焉

紫微集卷三十六

宋 張嵲 撰

弔文

弔鄭大夫公孫申文

魯成公九年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冬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之謀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明年三月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立公子繻鄭人殺繻立髡頑

子孺如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
伐鄭以歸其君以求成焉辛巳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
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杜
預以謂叔申為忠不得其人也予既悲叔申之無辜復
悲後之人其為有類是者敬弔之以辭
宗周既衰兮諸侯競逐不務德以懷柔兮羌徒恃其詐
力惟鄭之逢尤兮職介居於大國晉人討貳於會兮止
鄭伯於銅鞮惟大夫之不忍其君兮抗忠憤以謀之出

師而圍許兮示之以不急紓使而自暇兮爲將改立冀晉人之一悟兮綫君之羈縶何狂夫之縱誕兮遽援庶而遺適雖前謀之乖刺兮君卒以是而獲反苟宥罪而録巧兮庶政刑之未遠何淫刑以逞兮獨不揆子之忠情遽齊斧之濫及兮竟齎恨而吞聲嗚呼痛哉方鄭伯之在晉兮諒三揖之盈庭夫豈無族姻兮何大夫之獨勤既匪公之私暱兮又匪執政之忠臣彼罕駟之安在兮何行路以視其君親豈不以謀身之過周兮悼後禍

之相因故結舌而忘君兮聽生死於晉人茍晉之歸君兮則端委以相之茍君之羈死兮徐改立而奉之進退皆不失厥圖兮為君者獨何賴之夫外頋而内賊兮固常人之所志出奇以戾衆兮宜大夫之自異惘精忠之若此兮卒身殞而名替原初謀之既忠兮雖九死其何傷戕忠良以速禍兮厥緒用之不長自古以皆然兮非獨大夫之罹殃萇惘主而城周兮讒夫啄而蹶之武捉髮而迎君兮前驅射而殺之彼庸昏之皆若是兮又焉

敘而列之昔晉惠之在秦兮子金嘗謀以立圉楚昭之失國兮子西王服以保路孰謂鄭之昭兮乃童昏於二主自大夫之以忠死兮遂懲創於千古啓臣下之苟偷兮禍實基於庸虜昔漢祖之全親兮始誦言於分羮鄉號咷以示戚兮又何益於就烹夫豈不愛親兮而肆為此言蓋詭謀之必若是兮棄之所以能全嗟後人之庸蔽兮不達於此志弱者優柔以自免兮勇者殺身而快意徒殘君而殄民兮已盜名以誇世伏麟經而三復兮

悲夫子之見殛雖後人之必能辨是兮諒俟之而不慼

抗斯文以敬弔兮慰忠魂之抑塞

祭文

告諸廟文

維宣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五世孫具位某敢敬告

於五世祖齊國公五世祖妣齊國公夫人伯高祖相公

高祖妣舒國夫人馮氏高祖考侍郎高祖妣郡夫人馬

氏曽祖金紫曽祖妣同安郡夫人孫氏曽祖妣大寧郡

夫人潘氏祖考朝議祖妣太恭人彭氏亡叔九秀才及
堂上諸靈比以家廟歲久日就隳毀祖先靈位殆無以
蔽風雨其曾孫某實用震恐懼無以承遺構乃季秋月
朔命某鳩工俾營葺之榱椽楹牖不改於故姑擇其材
之朽蠹者與瓦之毀缺者是新是易其曾孫男用臣婦
歐氏實出金十五萬以相其事盖踰月而後成奢儉不
踰於前宏壯可以保數十年而未易壞圬墁緻密風雨
攸除乃以冬至前一日復奉遺像以即於次維是暴露

之罪將無所逃伏惟齊國公以下佑我後人使保其族亢其宗而無夭昏札瘥之苦世世子孫勿替繄祖先之受子孫之追養亦永不匱惟齊國公以下實照臨之謹告

代祭祀奉議刺史可久之父文

維公早脫塵鞅以釋其縶晚師計然以厚其室悳以逮物嗇以自居綽寛淳固式我里閭自我大父及吾先君通家結好既久彌敦綢繆之故重以婚姻先君登朝浸

偕貴仕爰均王澤以逮公子既逮公子亦及公孫紆青
曳紫有煥其門公子秉障戰多底績公以子封亦既通
籍皤皤其髮煒煒其服謂將登年以永豐福云何不淑
才踰中壽奪玆老成親姻是疚我久於外五年塞塵謂
歸見公如拜前人如何聞訃乃自中塗執書驚悼涕與
辭俱昔來見公梧杓相歡今玆戢至遺像獨存有酒匪
旨有肴匪豐一慟孔哀奈何乎公

祭陳參政去非文

維紹興九年四月朔二十日表姪左奉議郎新差權發遣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張嵲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殁故參政大資陳公之靈惟晉東渡始披荆棘衣冠踵来異士亦出王庚賀顧同贊王室我宋用人亦雜南北維南多士櫛比周行北客凋零曉星相望憧憧衆士競爽是期豈緊國棟而遽奪之昔漢倚相惟壺泊韓韓蹟於外壺不待年顯顯惟公異世而然嗚呼哀哉雒陽街居冠蓋是集公起故家超世特立甲科既射遂以文

鳴詩章一出紙貴都城諸公游士讓賓推名未幾遭亂
轉徙江湖間關海嶠來覲清都旋躋掖垣替為名命號
令宣明文章雅正天官宗伯迭貳其司銓材考禮有譽
無疵作鎮来歸黃閩是居封還付外兩誼庶孚屬疾自
言外祠均佚有命來朝復居辭掖人為公屈公則怡然
命出自中北扉遂遷一時詔令溫純炳蔚淮瀆德音父
老歎息天子曰俞貳我政機挺然孤立無所附依同不
為比異不近名王臣之節物望所傾扈蹕而東乞身甫

力近藩是殿復去以疾神明雖壯沉痾内攻中冬辛亥
離此閔凶嗚呼哀哉惟公之德清慎靖端色莊以和不
妄笑言高識絶世洞照今古閎博精深議論證據文章
雅麗不蹈前躅賈馬曹劉是配是續風神峻深况若塵
外不假矜莊自然高邁薦寵後進不遺餘力摘奇掇英
如自己出羣士慕想競拽其裾主盟吾道期繼歐蘇忽
焉及此士失楷模失聲相弔有淚沾濡嗚呼哀哉㠓粤
從早歲謬忝公知親惟外叔義實師資飲食教載其施

不貲厚德莫報寧知我悲臨穴長慟何痛如之嗚呼哀
哉伏惟尚饗

運司祭范少師文

玉登廟璉瑚功藍田鳳鳴朝陽載惟丹巖常人之情識
庸智鄙陋據所見為說如此豈知盛德厚則流光陰功
陽報取如探囊謝良有子弼諧晉王棲筠之善鍾於吉
甫上天相賢浚源殖根身不及祿慶綿子孫惟公之生
恂恂鄉里凋後松柏陰成桃李延及芳嗣入陪政機佐

佑勛華為皐為蘷廟堂前矢如石投水取太阿柄還之
天子身使臂指勢在本朝上兵伐謀邊烽浸銷魯初虞
宋恵禮未備乃援緦服載堅漆絜皇帝曰嘻有臣如斯
厚終爾親余忍忘之乃命有司庀用具器帑緡史日克
謹襄事引紼上饒挽者載塗漂水之源歸於古都五緉
之綸生不預飾之孤之棘乃賁幽窆天之祚德帝之旌
賢子之榮親可無憾焉惟漕承乏載鳩乃役恭遣屬吏
豆觴是飭尚饗

運司祭范少師襄事文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無可稱韋丞相教子一經世為不之盖積善昭於餘慶故潛徳發於幽光惟公之生種徳甚茂早篤義方之訓鵠聞嗣葉之賢功業益新廟堂是賴文能華國有悍夫垂泣之辭武足尊王取太阿倒持之柄既一言而悟主遂九壤以榮親豈徒衎故鄉衣繡之觀實亦示遺子籯金之訓揚名以顯已昭孝道之終卜宅而安又拜君恩之賜死且不朽其是謂乎䰟而有

知可無憾矣式嚴襄事用薦菲儀惟豆觴之已羞覬精爽之來格尚饗

運司路祭范少師文

惟人君以功德被生民而民愛戴之所以固帝王萬世之基惟人臣以謀猷佐人君之以功德被民也而君襃崇之故秩其爵位華其車服寵冠百僚而人皆以為宜嗚呼君之有天下也不能自治而付之勲德之臣臣之有勲德也獨不念其身而思其親乎故君必又錫之爵

命追褒其先蓋以慰其臣之心也嗚呼人子之心欲厚其親雖日用三牲之養未足以報其罔極之恩惟寵君之秩侈君之賜没者貴於亡而生者榮於存乎嗚呼人孰不有子惟公則如韋與平人孰不有名惟公則身後之榮公之英魂浮游太清恐不知今日國之中興與民之生成則已如或知之亦當會洪崖揖丹丘持一觴而共稱也公今歸矣神穸扃矣乾豆陳矣醁醑旨矣尚饗

祭劉寶學彦修文

維公直諒勁正高明坦夷交游篤厚骨肉孝慈龔土視
利以賙我饑人雖不負終不棄遺人之所難公若遨嬉
目無全牛游刄委遲所臨而治常積去思德大才全世
論所推謂宜公侯勒銘鼎彝雖登近侍分閫宣威人咸
期公益大厥施珍台均逸泉石自怡癉疽生瘍其狀甚
危走醫往視既瘳而夷手書凶問其至相隨死生甚大
天道莫窺有如公者而止於斯某頃無介紹受知旅羇
國士見遇人無間睽周旋契闊十載於茲一朝至此心

馬可知義當往臨官守是麽莫視公喪飯含致悲莫撫公子寛譬以辭追惟曩書辜負恩私禮有賵贈惺不及期未有文字稱述德徽尚俟遠日遣奠致儀粘綴苦詞挽餞路岐公乎已矣有淚交頤尚饗

祭朱喬年文

維子學有本原文臻雅奥立意造行古人是蹈遂山並處豈無他人講論文字頗余心親中臺為郎情好逾睦妬者忌之屢瞷其目一斥而去意輕語離不遠閩粤謂

有後期遊道日狹所知無幾持以自寛恃有之子問學所得議論之疑惟期子面一傾倒之子誰不若遂止於斯往得子書季冬之晦報書未行子訃已至遺言友朋不過一二琅琅哀音以託其嗣雖微子命我敢不義惟子之情固計久遠少遼緩之斯言可踐平生之語未或泯忘風流頓盡曷惟其常濡絮千里寓此一卮悠悠之情孰知我悲

祭姊夫王性之文

嗚呼性之一至此耶室廬廢爲邱墟橐金盡於賊手名
未列於王官年不登於中壽漂轉困窮客死異縣母妻
兒女瓦解氷散校性之平日之所行與沒世之所遭何
其舛戾乖剌耶火炎崑崗玉石共盡無復善惡之責耶
不然誰使性之至於此極也彼爲性之親戚朋友者豈
無餘力而不挽之共處豈無餘資而不賙其窮苦而使
性之卒至此者非天也其親戚朋友之罪歟然而當性
之阨窮之日正盜賊塞路之秋夷夏隔絶咫尺萬里彼

雖有餘粟安能裹飯於豺狼之前雖有餘力安能營救於鋒刃之下雖有餘資安能相賙於倉猝之際然則使性之至如此極者其天也非親戚朋友之罪歟某嘗歷觀亂離以來士卒黎庶不隕身於溝壑則必漬體於干矛而性之於擾攘紛亂之中猶僅没於牖下顧雖失所而未為不得其死也然則何必深痛乎然世固有沓貪冒没飽食於衆人菜色之時狡猾險狠全膚於衆人肝腦塗地之際揚揚愉愉保其醜類者多矣而性之生平

吉德甚孝而仁讓衷急病恩及路人是宜保其家室裕及後昆亢彼宗族高大閭門者也而卒至於此安得不深痛乎嗚呼悠悠人世數十年客其間禍福亦何能擇方其處世固有悲懌及其長逝一無得失彼西方之聖人每以是而大觀性之素留心於此道宜隨所會而超然不必遺恨於曩遇將其遠離於蓋纏彼一漚之起滅曾何利害之足言使夫死而可喜吾願以是而獻焉

祭亡姊文

嗚呼我生不天終鮮兄弟惟二女兄早喪其季先君即世堂惟偏親霄壤之內與姊三人如何不淑遭此喪亂室閭蕩然親戚離散爰自南陽避地江漢與其良人及其兒女脫身賊中篳路藍縷姊及於鄼我在上庸及我戾止姊竄山中盜賊縱橫弗敢久處作書致金惟繒與絮尚期路通迎姊以來未幾大亂塞路虎豺逮其寇退人猶蠢蠢良人遇疾大命斯殞哀哀衆雛號饑莫哺惸惸弱質銜恨孰訴俄而別冠遂破房陵聞訃之日奔走

靡寧自是雲擾以及秋冬念姊㫐依痛毒我衆道塗隔
絶無可為力舉頭呼天誰知我臆逮今春杪始有北人
說姊去秋竟殲厥身嗚呼哀哉豈期吾姊遂至於斯心
焉潰裂淚下如泜恐詒母念忍恤潛悲逮今聞訃既已
踰時銜痛茹哀天維我知藐藐幼孩今也何許婉婉稚
女匪死斯擄一門如此天寧忍玆福善禍淫理豈可推
臨風長慟何痛如之嗚呼哀哉人誰不死痛姊失所有
弟不能免姊道路人之遭亂寧維荼苦同氣之親並世

無補脊令在原兄弟急難今也如此復何望焉嗚呼哀哉爰自亂來以及斯日内外姻親無踈與客苟力可為莫不周急獨於吾姊匪我能恤天實為之咎將誰執嗚呼哀哉自天降亂生人險艱或遭殍踣或值戈鋋十居七八豈惟姊然我之言此亦以自寛雖同遭亂亦或脫死以理而推幸不幸耳彼幸斯生不幸斯斃如何吾姊不與幸者同存而與不幸者共逝興言至此何以自慰嗚呼已矣何嗟及矣終身之恨無可弭矣惟當塋姊以

歿餘齒春秋從祀惟豐與侈侯其小寧尋其遺體庶幾
諸甥尚或存只嫁女教男以續厥祀過是以還無可為
已幽明睽隔音形莫覩文以告哀有淚如雨嗚呼哀哉

